

追尋大師的足跡—台灣前輩畫家 • 陳澄波

撰文/廖武藏



陳澄波(1895-1947)是台灣日治時期最具知名度與代表性的畫家，2014年是他120歲的誕辰，除嘉義市政府以台灣首見數位互動技術推出『光影的旅行者—陳澄波百二互動展』外，大型的紀念展從台南、北京、上海、東京一路巡迴，以國立故宮博物院作為整個活動的最後總結，取名『藏鋒—陳澄波特展』，意在凸顯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水墨畫思想影響的傑出藝術家，在吸取東方繪畫特質後以『中西融合』的課題上所作出的貢獻。

陳澄波，1895年出身於嘉義，母親早故，父親陳若愚為清朝之舉人，受聘在外為私塾老師，陳澄波從小由祖母帶大，由於家境清寒，先進私塾讀漢文，13歲才進公學校，後來又到台北市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現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就讀，他自幼就對繪畫有興趣，在入國語學校的第一年，正好日本著名的水彩畫家石川欽一郎仍在該校兼課任教，在石川先生的啟蒙及指導下，受過基本的寫生訓練與水彩技法。

1924年陳澄波以將近三十歲的高齡考入當時畫家的聖殿—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就讀，是為早期留日本的台灣學生之一。1926年，他以畫作(嘉義街外)首次入選日本第七屆『帝國美術展覽會』，成為台灣以油畫入選該展覽的第一人，之後也再入選過多次，繪畫正燃燒着他的高昂的生命。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後又入該校研究科專攻西畫五年，期間曾於臺灣、日本、中國各地舉辦多次作品展。1929年受聘於上海新華藝專及昌明藝專任教及兼主任，在上海期間深受倪雲林(倪瓚)『用線條帶動整個畫面』及八大山人(朱耷)『不使用線條而用一種筆觸(皴法)』，顯示其偉大的技巧的作品之影響，並從傳統中國水墨畫的特質中獲得很大啟發。但就技巧面而言，對陳澄波來說，至少雷諾爾的『線的動態』及梵谷的『筆觸和運筆』還是同等重要。換言之，他並不會因追求東方色彩而拋棄西方印象派及後期印象派以降的技法，甚至嘗試結合。尤其用筆觸取代線條的技法的藝術嘗試，經過幾番演練斟酌，使他得以拋開學院派的古典傳統，而才能夠真正把握住梵谷式的筆觸所帶來的形與色的解放，也使他的筆法和構圖多了自由度。這種西方藝術與東方色彩的結合，使陳澄波的繪畫從而進入現代藝術的新領域。這對於一位出生於台灣的藝術家，具有台灣傳統的生活經驗，又曾留學日本鑽研西畫，而後在中國生活多年受到傳統中國水墨畫的影響，陳澄波企圖面對這些多種文化而加以整合呈現，確實也是很自然之事。在傳統與現代或東方與西方之間，在陳澄波

的畫作中，雖有呈現對比與混雜性，但還是有一定的和諧感，在走向現代藝術的道路上，他融合某些東方藝術的特點，形成了他純稚樸拙、特有筆觸、大膽用色充滿個性的獨特靈魂能量的藝術風格。

陳澄波大量的關於台灣鄉土的作品，充滿着對土地的情感，並非只是一種狹隘的鄉土意識，而是他對風土所進行的一種深刻的發掘、認識、掌握與表現。隨着他的足跡移動，對各地區的風土特色也都有所探索及表現。對愛鄉情切的本地人來說，嘉義在陳澄波的眼中並非只有落後的農村、破敗的城牆、小巧的土地公廟，陳澄波所選擇的是因北迴歸線經過的特殊地理因素，充滿了繁茂林木及豐富、多元的生態景觀以及正在快速進步、現代化的故鄉嘉義。例如 1926 年入選『帝展』的『嘉義街外』，如右圖(原作已失，黑白圖像是由帝展畫冊拷貝)，畫面中這條路以前是大水溝，把它封蓋起來變成路，那時正在施工，加蓋到康樂街口，陳澄波反而將一般風景畫中會刻意『不入畫』的下水道工程及為數可觀的電線桿列為畫面的重心，這正說明了畫家最關心的故鄉現代化的表徵。而在強調現代化的同時，南台灣炙熱陽光照射下的黃泥土地，也是畫家一再捕捉、表現的主題。



1933 年返台後，對土地的關懷因故鄉親情的催促，變得更加濃郁而強烈，從嘉義街心的陽光、阿里山的林木、雲海，到淡水的港灣街景、夕陽等等，陳澄波



將台灣風土特色與強烈生命力、情感都表現到極為動人的境地。一系列淡水佳作皆將台灣當時特有的紅瓦建築表現到淋漓盡致，如左圖的『淡水夕照』是 1935 年的作品，係採用對角線的構圖方法，將淡水港灣的幅度以優美曲線呈現，房屋沿着弧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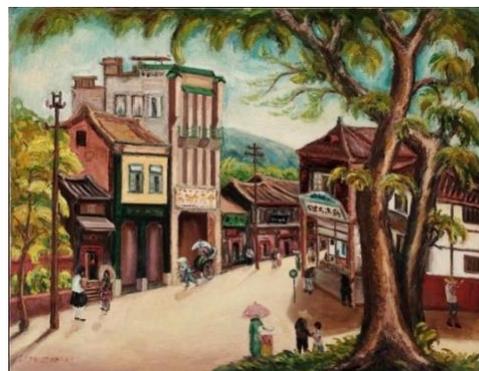
港灣而建，其特殊的屋宇的構圖，高高低低由近而遠，頗具變化之美。

在 1934 年與友人創辦『台陽美術協會』，規劃籌辦『台陽展』仿照帝展徵選及評選模式，推動國內美術活動，更鼓勵年輕藝術家的創作風氣，並強調透過『美育』之推動以促進『新生活觀念』及『民族意識』的重要性。就在抱負為國家民族貢獻心力時，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陳澄波以其通北京官話被推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代表之一，前往嘉義水上機場協商，於 3 月 25 日上午無端被綁到嘉義火車站前槍斃示眾，成為無辜冤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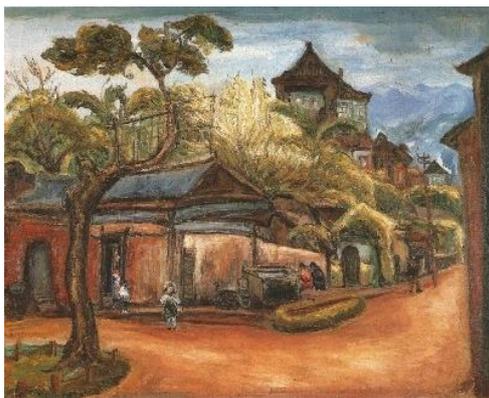


左圖為 1937 年的『嘉義公園』是描繪園內的辨天池，以中島的數樹幹為主，池中鳥禽為輔的構圖方式，南國象徵的鳳凰木蔓生於池，樹枝曲蜷的動勢具有書法筆意，池中丹頂鶴、白鵝悠游其間讓畫面洋溢着和諧自在氛圍，筆調亦灑脫寫意。樹景、水禽的配置不僅是增添畫面趣味的場景，也是畫家刻意經營的結果。畫中水禽、鶴及古木的表現是融合了中國、日本、台灣(南國)的各種元素，藉以傳達心中理想的『東洋』繪畫。

右圖為 1934 年的畫作『嘉義街景』，是描繪嘉義市中正路與光華路、興中路的交錯處，運用構圖上的兩點透視圖法，將街景消失於兩邊的消點以加長街景景深，加上前景大樹的配置而造成畫面的空間感，光影的處理充分呈現了炙熱陽光照射下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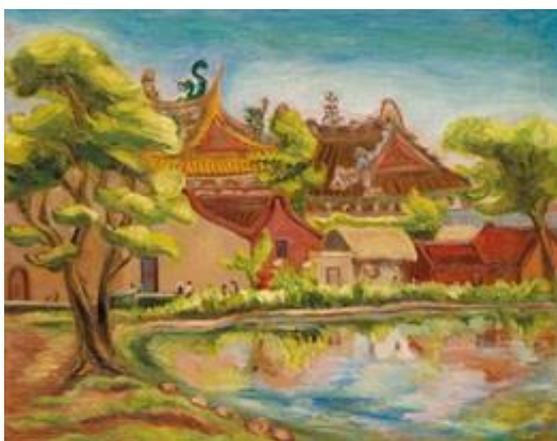


陳澄波自上海回台，畫風上卻還沒有放棄借用水墨畫的線條趣味。左圖為 1934 年的『西湖春色』，是日本第十五屆帝展入選之作。近景的幾根細瘦樹幹的畫法，不難令人聯想及他所推崇的倪雲林山水。全幅描述斷橋附近的西湖早春，頗富粉妝玉琢的裝飾意味，細節較豐富。從樹間望去，湖上白篷的小船悠游自在，前景右方的人物走在林間小徑，整個畫面充滿悠閒輕鬆的趣味。



1941《懷古》此畫的地點在嘉義市安樂街102號「黃宅」的洋樓附近。雖然彎曲的大街是陳氏畫中常見的主題，但此幅氣氛空蕩游移，或與畫題有關。左側的行道樹造型古拙，有如刻意培養的盆栽，面對觀者的小女孩面無表情，獨自站在馬路的轉折點附近，雖然行人三三兩兩，但彼此甚少關聯，空曠的街道特別顯眼，遠處的玉山呈淡淡的寶藍色，全幅帶有神秘氣息。

1935 淡水風景（淡水），逐漸向上爬升的小徑是三層厝街。舊時淡水的民宅順地勢興築，又有西洋樓房與日式房舍陸續起造，文化風貌各異的建築高低錯落、跌宕參差，也隱喻著在地歷史的層層積累。以小徑為軸線，筆直矗立於右側的兩幢洋樓，與左側不規則疊起的閩式建築形成和諧的對比。畫裡的小鎮自成世界，在堆疊中見齊整，在紛雜中見穩定。



1939《水邊》(彰化南瑤是宮)是陳澄波第五回台陽展的參展作品之一。此畫不採正面視角入畫，反從側面平視的角度，捕捉岸邊屋舍的建築景觀。巧妙地將清代古廟南瑤宮和諧地融入同色系的民宅之中，再藉著屋頂的山牆、重簷、燕尾與脊飾，清晰呈現廟宇建築的特色。

1934《嘉義街中心》，嘉義街中心的風光彷彿在畫面上展開來了。中心透視焦點的小圓環水池，有許多行人悠閒地在周圍走動，也有騎腳踏車經過的人，十分熱鬧。而街道兩旁的行人好像在歡迎觀眾，路邊的小吃攤或生啤酒店也都是停腳的好地點。陳澄波筆下的嘉義街總是這樣坦率、熱情地邀請每一位觀眾進入他畫裡的家鄉。

